

书法有道 碑帖留痕

——汉阴书法史略

杨兴无

从汉阴县可以看出,虽然现在写毛笔字已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热爱书法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为什么?这就是书法那博大精深、丰厚的底蕴和微妙的艺技产生出无限艺术魅力。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阴书法历史源远流长。

汉阴历史悠久,人类居住较早,虽然文字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书法艺术的开始,但它对研究一个地方早期的书法走向却起着重要作用。史料证实,最早发现汉阴书法的实物是清朝出土的三件汉代铜制弓箭上刻的隶书文字。虽然我们看不到这个东西了,但却有文字记载。因为在安康地区发现此物比较重大,特别是有一定的书法研究价值,所以当时兴安知府童兆蓉在他的《铜弩行》文章里专门记述了这件事:“光绪乙未秋八月,汉阴之北有掘土得铜器者,不知为弩也……多残缺,完者仅十余具。内有三具各携三十余字,点画近隶,差可辨认‘建初五年’‘元初二年’‘延喜六年’及八石、六石、四石、铁部令、丞、史等字。”这其中铜器上刻的隶书“建初”“元初、延喜”等文字正好是东汉时期的年号,至今有 1930 年的历史了,这个时候正是隶书的成熟期。知府童兆蓉后来还当过温州的太守,文化很高,他所提到汉阴铜器上的字点画接近隶书,足以证明汉阴当时的书法是吻合时代潮流的。

另外,就是汉代最著名的隶书碑刻《石门颂》。这个碑的作者王戒就是汉阴人,这个碑书作者写的是“书佐西城王戒”。书佐是相当于今天做文书的一个职务,西城是一个县名,王戒写石门颂的时间是东汉建和二年,也就是公元 148 年,正好这个时候的汉阴就叫西城。这和知府童兆蓉提到汉阴出土铜器上刻的隶书字就晚了 68 年。摩崖石刻《石门颂》就书法而言确实是汉隶的代表作品,其字古拙自然,气势流动豪迈,严谨中富于变化,趣味横生。该碑书法的显著特点是中锋用笔,有点像写篆案的线条质量,因而笔画比较细劲,但由于起落笔处处藏头护尾,却又又不显单薄,这种笔法正是书法中的高难度, 因为瘦劲的线条如把握不好,是最容易出现浮滑的败笔。当时汉中那么个大地方,文武官员那么多,可是却把赞扬汉中太守杨孟文主修褒斜道的文章让我们西城人的小官吏来书写成碑,这充分证明王戒的书法水平之高。

在魏晋时期,汉阴曾在南山堰坪出土了一块刻有“羲熙十一年”字样的墓砖铭文,其书写结体摆脱了隶书特点, 已明显有魏碑的风格了。在唐代,安康地区的书法主要体现在摩崖石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曾在汉阴双河口北山发现的崖墓刻石题记, 上面刻有 102 个文字, 其中写道:“……李母本为仪风生,开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死,年五八,儿子敬造石人横室一所,葬大吉区安康县界,府永敬不替。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李思本年年大富贵,后世留名,千年不朽。”据文物专家评价这块高 83 厘米,宽 47 厘米,共有 9 行字的摩崖石刻的书法形态是隶中有楷,字势以八分隶书为主,纵向紧密而横向宽阔,是南北朝时期民间书法作品的常见形式。 其用笔方折,结体随字赋形,任其修短肥瘦,得自然与古拙之美。

在宋朝,安康著名的书家有三人:一是范纯粹,是范仲淹的三儿子,曾落职被贬到金州,行草书写得相当有水平。另一人叫陈师道,是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曾客居寓籍金州,写有《忘归亭记》石刻,书法行楷并施,兼有黄庭坚、苏轼笔意。这第三个人就是汉阴的甄履,他是考取进士后被派到汉阴当县令的,宋朝皇祐四

年六月初九,汉阴城被汉江水打了后,是他上奏朝廷申请重修城池的。在甄履任职期间虽新城未修好,但他确实撰文并书写了一块《汉阴县迁修署厅记》的碑刻。这块石碑清嘉庆年间的汉阴县令钱鹤年见到过,为此钱县令写了一篇《石泉西寺得甄公履邑署迁治碑序》上说:“公书章法从茂,圆润肥腴,朴拙厚实,兼颜鲁公,李西台笔意。用笔饱满,意味温厚,后人观之,真唐人风韵观也。”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甄履的书法有很浓的唐颜真卿和北宋李健中以楷书为主又略兼行书的笔意。钱鹤年本人就是清朝著名的书画家,他的点评肯定是准确的。

到了明朝晚期,陆续就有不少外省移民来到汉阴。多元文化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后,碑版书法就显得更加五彩纷呈,各具特色。如明朝刻的《汉阴重修县治碑》《新复县治碑》《善人桥记碑》《新修造爱祠碑》《李公去思碑》等等,书写的作者有官吏,有当地士大夫,也有外省迁汉的商贾贵人,其楷书特点更加丰富,欧、颜、柳、赵样样皆有。

清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汉阴同样受其影响。乾隆年间汉阴的戴阳,在漩涡沐梓河口观音堂壁画上所书写的题记,共 132 字,行书中参合魏碑,线条洒脱,笔力坚挺,结字欹侧,很有宋代书家黄庭坚的笔调。这幅壁画质量上乘, 曾被天津杨柳青画社所收录。

汉阴清代碑刻《重修龙岗古庙碑》,是道光 18 年时任汉阴通判张其翰书写的,通篇信笔挥洒,虽是楷书,但在突显功力之外,又觉随意自然。结字多以横取势,字略呈扁平行,偶有长方形形体,字态斜正相致,活泼而多变化,深得碑楷笔路。《重修吕祖祠碑》,其通篇书法,明显出自唐褚遂良《房玄龄碑》,线条细瘦,内含刚劲,单个字的空间留有余地。书写者叫陈九铨,道光十八年汉阴贡生,幼年家贫,是靠手抄书本,刻苦自学成才的。

从《记修汉阴西护城墙碑》的拓片上我们可以看见其书法很有欧体书风, 结字严谨紧凑,端庄劲健,挺拔险峻,用笔精到。《蒲溪财神庙乐楼碑》,其书法点画刚劲有力,我们似乎可以体味到柳公权《玄秘塔》的骨力和字型。洞池《大石崖观音庙碑》,其字用笔果敢利爽,从字的结体看似散淡,然开张舒展得宜,有苍劲浑朴、气势磅礴的大唐书家颜真卿的风范。在平梁镇三河石门寺古庙里有块记事碑,其字点画非常讲究,多有方笔,字形方正中见险峻,其中“颜”“朝”“勋”“顺”等字明显的属于魏碑《张猛龙》一路书体。

汉阴县城解放侯街家院子大门额上写有一块“徙羲”二字的匾,县城主街刘家二门额上也写有“徙羲”二字牌匾,一个楷书、一个行书,虽风格各异,但字品都很高古。还有民主街张家堂屋上刻的“良善堂”三个标准的楷书字,像这些牌匾基本都是主人自己写的。

安康市博物馆收藏的清嘉庆年间汉阴县令钱鹤年画的《合和二仙图》,落款“壬辰小阳月梅江钱鹤年指笔写意”这十四个草书字一气呵成,行笔潇洒流畅,点画使转和结字章法颇有明代书家王铎草书意境,可见钱县令的书法水平和功力。

安康民间有一本《奏折存抄》小楷册页,是清末汉阴洞河堡子张成勋进士在安徽任道台时写的,里面的内容记录的全是上报朝廷的奏折和皇上的御批。其书法一点一画特别精致,有一种肃静之感,远古之气,从中可以看出张道台的小楷功力非常深厚。

以上的这些清代汉阴碑帖书法作品不仅

件件基本功扎实,而且都能找到他们习字的出处, 也就是说他们各自的书法都有自己的娘家。书法之所以叫书法是有方法和技术的。要想练好书法,就必须苦临古人书法大家名帖。在收集整理汉阴县清代碑帖过程中,给我们最深的感受就是书写的作者们都是楷书高手。都说唐楷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所以他们都曾在唐楷中浸润过多年,虽然这些碑刻的楷书书体各有不同,但都能在体现自己的前提下吸收唐楷中的养分。

如果说到汉阴民国的书法, 大家都知道,那就应该首推沈尹默。沈先生出生生长在汉阴,其书法在“民国”二三十年代,已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虽然他的成就是在走出汉阴以后取得的,但二十岁以前正是打好书法基本功的年龄。我们可以想象,汉阴出了 27 位进士,他在汉阴生活的 20 年里, 那清末留下的大量碑刻和一大批文人雅士书写的书法墨迹不让他受到影响? 有学者赞扬沈尹默书法是继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之后第一人,可想他的书法影响之大。沈先生的书法之所以有很浓的欧体风格,正是他青少年时在汉阴练就的童子功。

汉阴在民国还有一位书画大家叫查少白。查先生不仅真、草、隶、篆都能写,山水人物画也画得好, 他的书画作品曾在上海、杭州、北京、武汉、西安等地展出义卖支持抗战,每次展览完后便被抢购一空。他的一幅篆书作品落款:“丙戌中秋抱瓮乡人查少白集石鼓文”草书写得非常漂亮,查先生还有幅山水画的一大段明清调的草书题跋写得更为出色, 潇潇洒洒,风采实足。1947 年民国汉阴县长兼汉阴中学校长王肇基为汉阴中学写的校名石匾。特别是最后一个“校”字写得最显笔力,典型的颜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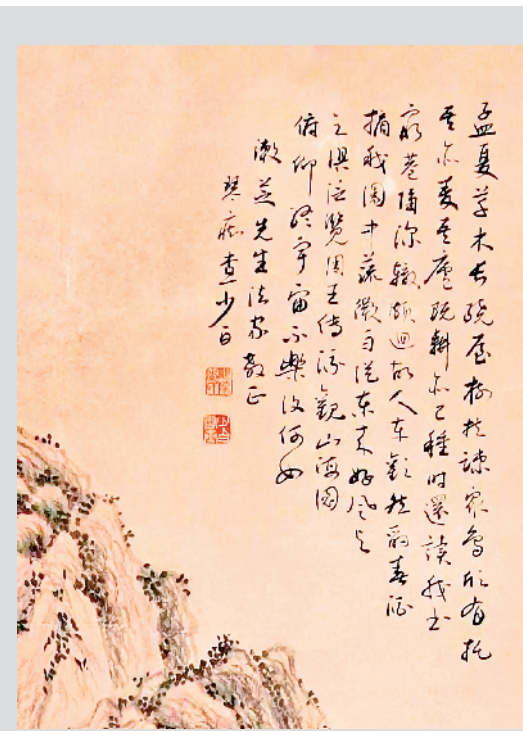
其实,汉阴在民国年间,由于文化人相对增多,毛笔又是书写汉字的主要工具,所以书法写得好的人很多。正因为这样,新中国成立后,凡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有文化的人写毛笔字都有一定的基本功。笔者觉得有这几位先生的书法是值得介绍的:张克三,职员出身,县城人,1969 年去世,享年 67 岁。张克三的书法在汉阴名气很大,他长期坚持在自家后院用自制的毛笔蘸水在石板上临帖练字。据说新中国成立前乡下的大户祝寿请张克三去写中堂都是要用轿子抬的。他擅长楷书,在融多家法帖的基础上创出了自家的风格。

曾子若,县文化馆干部,2004 年去世,享年 80 岁,擅长草书,草法熟记心中,书写时下笔从不滞凝,通篇文字都能做到意在笔前。曾先生草书有唐怀素《千字文》的韵味。他的书法不仅写得好,20 世纪 50 年代末,县城整个北城墙砖上曾雕刻的一排见方四米大的仿宋美术字标语就出自曾先生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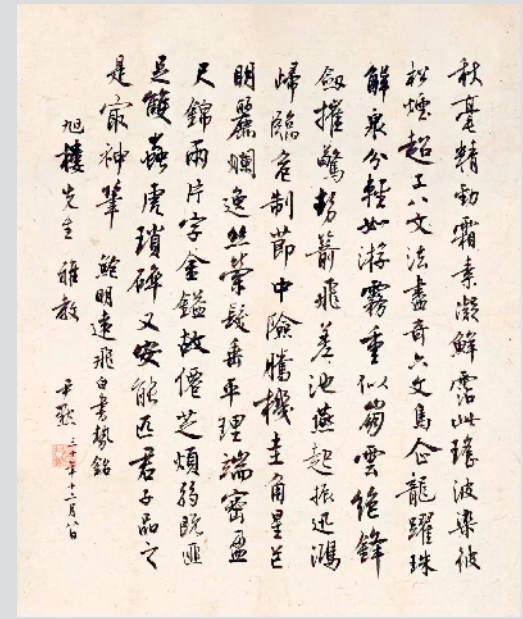
李恩慈,是一位老中医,生前一直在县城开中药店。李先生的书法走的不是行草隶篆之路,而是主攻魏碑体,并且达到一定的造诣。魏碑是介于汉隶和唐楷之间的独特风格的书体,字体内圆外方,多扁方型,锋芒内敛,在转角圆浑。汉阴学这种字的人不多,李先生是个代表。

欧佩荆,民国安康师范毕业,是汉阴城的一位才女,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欧先生 1923 年出生,1997 年去世,享年 74 岁。她的书法很有艺术品位,行草写得不仅神采飞扬,墨的枯润、字的疏密搭配得体,字里行间左右穿插,错落有致,特别是在落款上处理更有趣味。她的草书融有魏碑,细细品味,确实有今人草书大家林散之、刘阳光的味道。从一个“高”字,我们便可以看出,欧先生在处理点画行笔的速度、使转、提按上都非常到位。

另外,汉阴县如梁唐晋、欧常煦、吴和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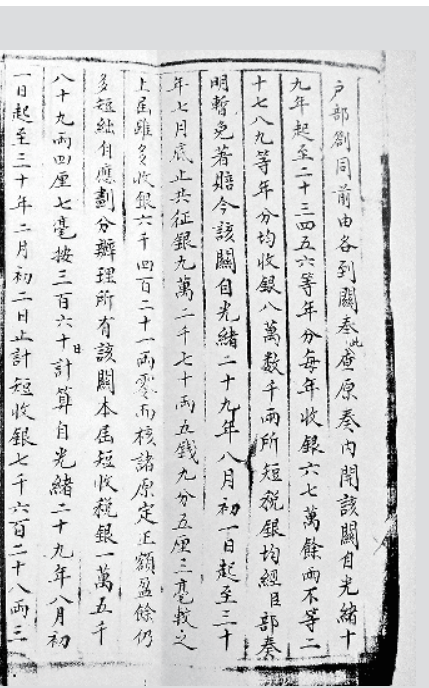
查少白书法作品



沈尹默书法作品

侯传钰,去非等老先生的书法也很有功力和特色,他们的作品在民间已被不少人收藏。

提到沈兰华,无人不晓,他是汉阴的书法名人,可以说是汉阴改革开放后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人。沈先生是 2005 年去世的,享年 78 岁。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书法最大成就就是行笔力透纸背, 楷书功力过人。虽然沈先生文化程度不高,又长年生活在闭塞的农村凤凰山脚下,但是他知道书法继承和创新道理。所以在他的书法艺术创作生涯中始终临帖不断, 他的书法融汇了不少名家精华,同时又很自觉地在不断寻求自我突破。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墨宝很多,我们可以从他早期和去世前 20 多年来的作品中看到先生在书法实践中的探索之路。沈先生非常勤奋,后半生全身



张成勋墨迹《奏折存抄》



汉阴《重修吕祖祠记碑》

心地投入在了书法的海洋中,他的字到了晚年已自成一体。沈先生书法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除技法娴熟外,不仅字里有东西,而且还雅俗共赏,所以深受大家的喜欢。今天,西安书院门牌楼,还有钟楼上的对联,莲湖公园匾额同为沈兰华先生书写的。

书法有道,碑帖留痕。一个地方的书法盛行,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是有历史渊源和传承有序的。现在,汉阴已分别被陕西省书协和陕西省文旅厅授予“陕西书法之乡”和“陕西民间文化(书法)艺术之乡”称号。一个全民习练书法之风在汉阴悄然兴起,数以千计的书法爱好者队伍已经形成,书法已成为汉阴人的一种生活。

在当晚安澜楼举行的茶话会上, 王蒙即兴演唱了一首新疆维吾尔族民歌,虽然谁都听不懂,但还是引来尖叫和阵阵掌声。而贾平凹也声情并茂地唱了陕北民歌《见面容易拉话难》,其唱腔有声泪俱下之感,西安的朋友大加恭维了一句,平凹不无幽默地回应,我还没有好好准备呢,大有的歌唱媲美自己的文学和书画的得意。

王蒙在他 75 岁高龄时来到美丽的安康,回京后即写了一篇散文《酡歌》发表在 2010 年 1 月 4 日的《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2018 年 9 月,这篇《酡歌》被收录在王蒙的散文随笔集《天地·岁月·人》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可能为了归类与别的文章有区别, 不过,标题改成了《我和贾平凹酡歌》。文中写道:“在瀾洞里行车,感觉像是入了地道,喇喇喇地开着车,看不见头。说是亚洲最长的隧道, 十八点二公里……我去安康一道同行的有文友贾平凹与谢有顺。安康位于陕、鄂、川、渝四省水交之处,北有清江沛沛的水资源汉江,南有大巴山,这里有秦岭,各种历史古迹, 还有什么医疗保健效用神奇的富硒水、富硒茶和别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等等。这里的城市新貌也正在展现。这几年我到了那么多地方,各地都是面貌一新,变化发生在每一个远的与近的,大的与小的角落,令人赞叹感慨,太不容易了。真是没有想有这一天。”

王蒙接着写道:“安康的人喜欢唱歌, 他们的歌有一种接近四川的民歌风味。年轻的女作家王晓云,在上海有过类似打工的生活,并在江南写作成功,被安康的领导者招聘回乡。她在路上就唱了一首安康情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将自己的情郎说成“那个挨刀子的短命的……”“什么什么”(笔者注:应该是紫阳民歌《郎在对门唱山歌》),心爱极了只能骂呢,歌词里还说是听了“那个挨刀的”的歌,姑娘手也软了脚也麻了,怎么能不恨死他呢。”

接着, 王蒙就写到了他与平凹互相唱歌的经过。写平凹唱起歌来忘掉了一切,嗓音不是最大,但十分动情投入,扶着椅背,脸上的表情充足得要溢出来,最动情时便弯下腰,摇着头,浑



卢云龙

若不胜其情。他前后唱了三首,都是民歌,而且还加唱了一首歌。王蒙被这情景感染了,也回报唱了一首俄语歌曲,被谢有顺夸奖,说是震了。后来陕西的网上出现了贾平凹与王蒙酡歌的报道。由此看来,他们的这次“酡歌”是在来安的路上,而非在安澜楼上的茶话会上。

这篇可能是王蒙唯一写安康的散文也算是文化大师留给安康的一份文化礼包。他在文中最后写道:“我祝福安康百业发达, 祝福每个有歌要唱、有话要说的人都能阳光万丈, 尽兴痛快,要不怎么能叫全面小康呢。”

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陕军东征”的重要作家而名世的高建群,祖籍陕西临潼,1972 年参军后在新疆某边防站服役,1977 年转业到《延安报》工作,任该报文艺部主任,1976 年发表组诗《边防战士》,并出版过诗集。此后发表过小说《杜梨花》《遥远的白房子》等,散文《很久以前的一堆篝火》《大平原》等。曾任陕西省文联常务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等职。

1987 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高建群所著的《新千字散文》一书中,收录了作者所写的《安康人》《安康城追记》两篇散文,其中《安康人》被李大斌选编在《安康散文选》一书。前篇写到作者来到安康城, 遇见一些外地来这里支援三线建设的人,这些人说,他们爱上了安康,不走了。作者描写月光下的汉江边,有三三两两的妇女在洗衣,通过她们之间的对话,歌颂了安康的美丽。至此,笔锋一转,谈起了他早先认识的一个安康籍人常向他讲起家乡安康的故事。曲折折地表现了“好儿女志在四方”这一主题。

后篇则写到作者四年来安康城的印象, 一段一个景致,引得读者心而驰之,神而往之,至结尾处一语道破曰: 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毁于洪灾了。作者上边所说的,只是追忆而已。于是,令读者心灵猛地收缩,惋惜、怅惘之情油然而生,回头再看《安康城追记》那个“追”字,就回味无穷了。当然, 这些都是高建群早期有关安康的散文。他此后多次来安康,留下了许多描写安康的精美佳作。

单就发表在《安康日报》2007 年 4 月 27 日的“瀾湖”副刊头条的这篇《汉江今夜从我枕边流过》来看,作者对安康的感情是绵长而深厚的,行文也是直抒胸臆,溢于言表的。在作者笔下,“我摘了一片茶树的嫩叶放在嘴里, 咀嚼着,满口生津,满口溢香,在香的同时有一点点苦涩。那感觉,正像生活的况味。”“有一条伟大的江叫汉江,这条江一肩担南北。中国的北方正是这样,一步一逼走入南方的。 那山形水势,那树木植被,那人的秉性,正是靠这条江贯通的。”于是,安康的一些文化名人如张宣强、李春平、何远波、黄振田、谭宗林、黄开林、杜文卿、王晓云等一一出现在了作者笔下。“夜来,在汉江南岸,一边喝着新茶,一边看着沉静而深邃的,仪态万方地从身边流过的汉江……写下以上的文字,以记述汉江给我带来的感动,以记述我对这条河流的礼赞。”最后,作者写道:“汉江的又一个早晨开始了,安康这座城市已经苏醒,又开始了它新的一天……”

读着这样的美文, 我们油然而生地涌起自豪的热情, 投入到新的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中去了。

著名作家和谷,是陕西铜川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与贾平凹同年生,又是大学同学。他以《市长张铁民》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早年写作就偏爱于散文, 陕西人民出版社于 1984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原野集》,其《无忧树》也获得了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奖。曾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陕西省作协主席团顾问、省文联副厅级巡视员,为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著作《和谷文集》等 50 余部。而真正使他扬名立万的却是报告文学。1983 年安康大水灾了,和谷即到安康进行实地采访,开始动笔写作《安康城沉浮记》计 10 余万字,并节选发表于 1987 年第 8 期的《报告文学》杂志。编者曾有按语曰:“它以恢宏的结构, 全景式的视野描述了这场自然灾害的前前后后, 力图探索这场毁灭性的灾难历史的、社会的、人为的原因, 鞭答了官僚主义、个人主义,刻画了在洪水袭来时不甘屈服的安康人群像。”20 世纪 90 年代初,和谷远走海南创办大特区法制报刊,海南出版社推出他的报告文学集《古都纪事》,全文收入了《安康城沉浮记》。

和谷与安康渊源颇深,他的早期散文中,就有《汉江散记》等描写安康的系列散文。此后 30 多年里,他数次来安康,皆留下了不少美文。尤其是他在花甲之年,经过两三年的采访和收集素材,以超乎常人的笔力和速度,完成了 37 万字的《阅读徐山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7 月版)和 46 万字的《1983·安康大水灾》(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版) 煌煌两部纪实巨著,为安康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凭证。

《汉江散记》最初发表于 1986 年第 5 期的

《汉江文学》上,由 7 篇小散文组成。这 7 篇小散文各有标题,或颂安康风光,或褒安康人情,大都醇厚可读。其中《汉江的水》被李大斌选编在《安康散文选》一书;《白河》《金州的酒》被卢云龙选编在《安康风情》一书。

《汉江的水》是献给汉江的一支歌:“在有幸乘上小舟飘荡于江心的时候,以为亲近了它,便侧身可以将手指并拢地曲成勺状,舀起一瓢江水,却发现它清白得没了颜色,水温适度,水的气息却令人怡然……”“要倾听江水的吟唱,则莫过于在山城半腰的吊脚楼上。推开白麻纸糊的小方格拼成的帘窗,用木棍支定,涛声便涌进来了。宽阔的河谷构成巨大的音箱,回裹着这条千古流长的江水的歌声,单调而丰富,抽象而具体, 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撞动在大山深涧里。”

《白河》写秦头楚尾的边城,写“那条河街比任何一处的河街都要繁丽多彩”,写“一步一层天,一瞥一神情”的回桥曲巷,写“聪颖伶俐,肤色润美如玉,眸子溢彩流神”的白河少女少男。同时也写了白河城的前世今生:“白石滩虽已消失了往日的风帆, 不见客舟浮动, 不闻古箫扣舷, 却一样鬼雁往来, 日朗秋高,清江入画楼。一个记录时代的小城,站在汉江边,眺望着历史的长河。”

《金州的酒》写了金州人的豪饮善举,是一幅众生相的风俗画:“涉足金州之城,走街过巷, 入乡进山, 凡山野之地,或书生文人,皆以好酒为俗,且极能尽地主之谊为客劝酒。酒使我们认识了金州和金州的人, 人的诗一般的品格与气度。”

还有朱丹池, 是一座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民间花园,在金州一地很有影响。作者没有忘记为这座安康名园造像。至于纸灰和墓地,有意思的是贾平凹以它们为原形分别写了《火纸》和《鬼城》两篇小说,而在散文作家的眼里,却是题材不同的两篇好散文。《捕鸟》也写得有趣盎然,深沉别致。写鸟,其实是写人。限于篇幅,不一细述了。

(连载二十二)